紅樓復夢/05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九回　周婉貞畢命守身　賈珍珠去蕉得弩

下一回▶

話說周婉貞被鍾晴壓住身子，又將小衣蹬下。鍾晴就勢行強，幾乎不保。婉貞急中生智，說道：「晴哥，我有心嫁你，只礙著自家不好啟齒。你如果真心愛我，真是我知心的好人，只要你日後別誤了我的終身，你要仔嗎，我總依你。」鍾晴聽說，滿心歡喜，不住口的親妹妹、好妹妹叫了幾十，說道：

「你好好的同我成了美事，我就死也不忘你的大恩。」婉貞點頭道：「我同你是夫妻，身子就是你的，快將身子鬆一鬆，讓我睡平正些兒。」鍾晴趕著將上身鬆起，讓出婉貞手來。不提防他將炕沿兒的一把大剪子拿住，使勁的照著鍾晴臉上一下紮去。鍾晴很快，忙將身子一閃躲過。婉貞就勢掙起，照耳門又是一剪子。鍾晴將頭一避，那剪子正紮在肩膀上，幸而穿著小棉襖，不能紮到肉裡。鍾晴正欲來抓，不防婉貞使著勁兒在鍾晴赤條條的大腿上一剪子紮去，搠了個結實。登時鮮血直淋，鍾晴疼極，將身子一縮，滾到炕裡，忽縱身站起，將一片惜玉憐香之念，變成一段殺人放火的心腸。瞧見婉貞滿臉惡相，拿著剪子又往腿上紮來。鍾晴忍著疼，飛起腿來，一腳正踢在婉貞手上，只聽見「噹啷」一響，那剪子早已掉在炕下。此時鐘晴有殺神附體，跳下炕去，趕著拾起剪子，見婉貞正下炕來，急忙照臉一捶。婉貞仰面倒在炕上。縱身過去，使勁往下一紮。

二十來歲後生，正是膂力強壯的時候。只聽見婉貞大叫一聲「哎喲！」口裡直噴鮮

血。那剪子由嗓子上，直搠通到脖子後面。鍾晴將剪子拔出，還要再搠，瞧見婉貞面如金紙，眼睛翻上，兩腳一蹬，已經嗚呼哀哉了，脖子裡的血往外直淌。

鍾晴將剪子丟在地下，坐在炕沿兒上，將手摸了一摸，已冷而且硬，心中想道：「為這冤家，再不想今日鬧出這條人命來。橫豎總要抵命，到底要還了我的心願，我死也甘心。」想畢，走到婉貞身邊，將他兩腿分開，看了一遍，不覺淫心大動。

正要將身子撲在婉貞身上，見他兩眼瞪的多大，又披散著頭髮，張大著嘴，十分兇惡。不知不覺，將一團慾火掉下水缸，翻身又坐在他身旁，將兩隻小金蓮看了一遍，順手脫下一隻滿花紅緞鞋揣在懷裡。又將手在婉貞下身摸了一會，忽然笑道：「你不肯給我，我也不叫你帶去。」站起身來，走到抽屈桌邊，將抽屈內有他奶奶吃齋切素菜的一把小刀拿在手內，蹲在炕前，將婉貞的一個下體割了下來。不管血水淋漓，取塊手帕包好，也揣在懷內。又在抽屈內找出祝府裡陶姨娘給他奶奶的風氣膏藥，拿一張貼了大腿的傷處，擦了擦血，穿上小衣並外面的大棉襖，扯開房門出去。

外面靜悄悄並無一人，鍾晴趕著將房門拽上。走到廚房裡，見趙媽倒在炕上正睡的甜美，折轉身走到院子裡，在棚底下踱來踱去。正想主意，聽見外面敲門甚急，大大的嚇了一跳。走出開門，見是趙旺領著傢伙鋪裡送桌椅板凳來，擺了一院。鍾晴等著挑傢伙的去後，對趙旺道：「天也快黑了，你瞧著門，我到廚子家去照會句話來。周大姑娘身子不好，在老太太屋裡睡覺呢，別去驚動他。」趙旺道：「城外的快來家，你又跑了出去。」鍾晴一面走著說道：「你別管，我去去就來。」一直出門揚長而去。

趙旺跟著來關門，只見間壁裱糊匠李可范的兒子招兒因下了學回家，知道周大姑姑同婉姑娘來家做生日，過來瞧瞧。剛到門邊，看見幾乘轎子遠遠而來。趙旺瞧見對招兒道：「你到屋裡叫婉姑娘同我媽出來，說老太太們回來了。」招兒聽說飛跑進去，到鍾姥姥房門口叫道：「婉妹妹，老太太們來家了！」連叫幾聲無人答應。趕忙推進門去，只見一人仰面睡在炕上，揸著兩腿，動也不動。招兒也是十六七歲的小子，未免心動，走近炕邊定睛一看，不覺驚慌失措，一跤栽倒炕前，渾身發顫，趕忙掙扎起來，往房門外飛跑。剛到院子裡，遇著鍾姥姥娘兒幾個笑著進來。瞧見招兒慌慌張張，身上帶著血點，用手指道：

「快些去瞧！」一溜煙兒跑了出去。鍾姥姥娘兒們笑道：「你瞧瞧這孩子，話也不說一句，怎麼就跑掉了？」一面說著俱進到屋裡。

眾人瞧見一齊大叫「哎呀！」周大奶奶一句話也說不出口，盡剩了發抖。鍾姥姥瞪著眼叫了一聲：「我的寶貝呀！」咕咚一跤栽倒地下。周大奶奶也顧不得他媽跌在地下，撲到婉貞身上驚天動地的大哭大叫，就在炕上碰頭尋死。鍾姥姥叫眾人扶了起來，也到炕上大哭大碰。鍾大才夫妻兩個魂都嚇掉，又急又苦，大聲嚷道：「你們且慢些哭，拿住兇手，趕著去通知妹夫，商量報官才是個道理。」鍾姥姥道：「兇手不是別人，就是招兒這傷天害理的忘八羔子！你們快些將他拿住，別叫他跑掉了！」

鍾大才叫趙旺到祝府去通知周大爺，叫他即刻就來。一面氣衝衝跑到李可范家裡來。正值招兒在院子對他媽說這緣故。

鍾大才趕上前去，不由分說照臉一個大嘴巴，說道：「你殺了人，倒在家裡受用。你跟我來罷！」一把抓住胸口，往外就走。

這招兒剛才嚇的未定，又被他打了一掌，抓著就走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口噤難言，只是發抖，聽他一直拉了出來。他媽不知就裡，只急的大哭。李可范又去裱糊新房不在家，趕著央人去叫。

這裡鍾大才拉著招兒到家。鍾姥姥同周奶奶瞧見，恨不得吞他下去。娘兒兩個抓住，又掐又撕又咬。招兒身不由己，只有大哭。

眾人正在熱鬧，只見周惠飛馬而來，一下牲口，不及說話，跑到屋裡抱著女兒放聲慟哭，直哭的死去活來。鍾大才道：

「你且不用哭，咱們商量報官才是。」周惠止住哭聲，說道：

「剛才趙旺來說，我就趕著上去回了老爺同老太太。合宅知道都哭了個翻江。老爺吩咐趕著報官，休要放走了兇手。我先來瞧一瞧，就叫總保去報。」鍾大才道：「地方早已知道，只怕已經報了官。咱們且將兇手捆起，出去商量料理。」周惠點頭，找了兩條粗繩子將招兒捆起。又勸住鍾姥姥同他奶奶：「俱不用哭，等著官兒來驗過再哭不遲。」說畢，同著鍾大才出■去。

此時，門口擠滿的是人。周惠正要去叫地方總保，只見走進兩個衙門人來，問道：

「那位是周大太爺？」周惠道：「只我便是，不敢動問二位是那個衙門的先生？」那個有年紀些的躬身答道：「學生姓史，名叫史德潛。這是敝伙計卜耀命。我們是本縣的刑房，因方才瞧見報呈，知道是大太爺的姑娘被害，因此學生趕著過來見大太爺。不知是托那一位料理照應？」周惠道：「既是刑房先生，且請坐下，咱們商量。」忙叫趙旺倒茶，一面說道：「二位不棄，先來光降，我倒很過不去。但不知二位的意見是個怎麼辦法，倒要請教，我再無不奉托之理。」

史德潛道：「若是大太爺尚未托人，這件事交給學生去辦，橫豎總叫大太爺過得去。」卜耀命道：「咱們先說行款，再定數目。招稿、承行、跟隨、簽押、執事、值役、轎班、茶房、門子、仵作，這幾項斷不可少。還有大太爺的代席、刑房的紙筆費，都是要的。」周惠道：「攏共攏兒要幾個錢兒？」史德潛笑道：「大太爺又不是外人，咱們白效個勞，一個錢兒也不賺。大太爺拿出千吊錢來，裡外全有，總叫大太爺萬安。像府上的姑娘，比不得別的，脫得精光，翻過來，掉過去，像個什麼樣兒。咱們花上幾個錢，叫仵作子不用脫衣服，只要致命處看了一兩處就算了，叫姑娘省好些翻騰。也就值這幾個錢。」周惠道：「我的孩子被人殺也殺了，別說翻騰又算了什麼事。既是二位光顧，看著金面，我拿出二百吊錢來，一包在內。」史德潛笑道：「大太爺是祝府上有體面的大管事，也好意思拿出這幾個錢來。」周惠道：「既是這樣說，我出三百吊錢，諸事奉托，結了案，格外奉謝。」卜耀命道：「大太爺既如此說，一箍腦兒在內，全不用管，拿出四百吊錢來，咱們哥兒兩個白效個力兒，等完了事，喝大太爺一杯酒兒罷。」周惠看這光景難以再說，只得點頭應允。二人歡喜說道：「我們趕著就去料理。等太爺相驗過了，晚上到這裡來取錢。」周惠應允，二人告辭而去。

周惠送出門口，只見一群轎馬飛奔而來。周惠細看，是大爺同奶奶們的轎子，趕忙對鍾大才道：「快些去叫媽同你妹子出來，說府裡的大爺同奶奶們來了。」鍾大才飛跑進去，一路大叫。鍾姥姥領著媳婦、女兒，三腳兩步的跑到大門口。周大奶奶瞧見夢玉同秋瑞們下轎，他忍不住的放聲大哭。夢玉拉著周惠往裡就跑。祝府的奶奶、姑娘們約有四五十，還有跟來的嫂子們，將鍾姥姥家屋子、院子擠了個老滿，人人都要看婉姑娘的光景。秋瑞們走到屋裡，正是夢玉抱著婉貞在那裡大哭大叫。周惠站在旁邊，極力狠勸。這些奶奶、姑娘們，無不傷心慘目，一齊縱聲大哭，十分傷感。周惠夫妻恐大爺同奶奶們過於悲切鬧出事來，不住口的力勸，請大爺同奶奶們在院子裡暫且歇息。祝府裡來的眾人，看著婉貞這模樣，無不傷心切齒。

此時天已昏黑，內外盡點起燈燭。周惠夫妻兩個再三哭勸，請大爺、奶奶，眾姑娘、

嫂子們回宅裡去。夢玉們無限悲切，被周惠夫妻苦勸不過，只得領著眾人含悲而去。這一夜來去不斷，都是周惠的朋友親戚。

那李可范聽見兒子鬧出事來，料想跑不掉的。夫妻兩個抱頭而哭，也只好聽著兒子去抵命而已。到了次日，縣裡來檢驗明白，將兇手帶去，一面吩咐本家將屍身收殮。這李招兒帶到堂上，惟有伏地慟哭，說不出一句口供。縣官審的動氣，打了幾十個嘴巴，又套上夾棍，將個招兒夾的叫屈連天，死了去幾次。此時，堂下兩旁站著看審的何止數千人，都交頭接耳的說，這兇手真是了不得，年紀輕輕的倒會熬刑，實在可恨。

按下衙門裡坐堂審問之事。且說鍾姥姥們一到家裡就哭的要死，那裡還記起鍾晴，直到夜間才找起他來。趙旺說：「相公去催廚子，總不見回來，不知又出了什麼礦？」鍾大才的女人聽說十分著急，叫趙旺點著燈籠四下去找，並無影響。將個鍾姥姥急的走進走出，鬧了一夜。

誰知鍾晴離了家門，慌慌張張混走了一夜，來到一個土地廟門口，只見婉貞站在一家牆邊，用手招他。鍾晴打了個寒噤，覺得昏昏沉沉，如醉如癡，走了過去。婉貞將他扯住，說道：

「我同你去看熱鬧。」鍾晴點頭道：「妹妹你到那裡，我也願意同去。」說畢，跟著婉貞走到一處地方，見有好些人在那裡說話。婉貞將鍾晴拉著揀直走上前去。正在走的高興，耳邊只聽見人聲吆喝，已被人抓住。

鍾晴定睛細看，並非婉貞。上面坐著一位官府，旁邊站著滿堂書吏、衙役，將鍾晴抓住，跪下。那官兒問他是什麼人，鍾晴答道：「婉妹妹同我來看熱鬧的。」那招兒夾在地下，蘇了過來，高叫道：「鍾晴，你殺了人，怎麼拉著招兒抵命？我在這裡聽著，你快些直說！」鍾晴聽見是婉貞聲音，知道陰魂纏住料難逃避，只得將殺婉貞的始末根由詳說一遍。縣官大驚，趕著先將招兒放了夾棍，一面將屍身的證據、指實逐件細問。

鍾晴又細細對答，並將懷內的一隻紅繡鞋及手巾包的一塊割殘的香體，都當堂呈驗。縣官看驗過，叫屍親周惠上堂認明鞋子可實是婉貞腳上所失之物，並將腳上的那一隻也取來相對，真是一色無二。這才將鍾晴上了刑具收監。鞋子一隻存庫，餘交屍親領出。

只見招兒朝著縣官拜了兩拜，跪下去磕頭說道：「謝太爺明察，不至無辜負屈。」

拜畢，起來向著周惠道：「女兒蒙爹媽教養成人，未曾報答，今不幸夭折，驟違膝下，望爹媽不必悲念。」此時堂上堂下都知是陰魂附在招兒身上，無不肅然起敬。周惠扯著招兒正哭的傷心，招兒道：「我要去了。」說畢，一跤栽倒在地。縣官知陰魂已去，叫李可范上來，將招兒領去。

一切無乾省釋。縣官退堂去同師父商量，看了供招，擬定罪名，辦他個擬斬立決。又將周婉貞詳請旌獎。此是後話表過不提。

且說鍾家今日才知是鍾晴殺的，此時恨也無及。趕周惠到家，將李可范一家子請了過來，夫妻兩個給他磕頭賠罪，又送了招兒二十兩銀子。李家夫妻本來要不依鍾大才，因看著周家面上，又感激周姑娘陰靈顯應，救了招兒的性命，因此倒走在婉貞棺材邊哭的傷心。周大奶奶很過意不去，將招兒過繼為子，李家十分歡喜。祝府的老太太們深恨鍾家，叫將婉貞靈柩移到接引庵去，唸經開弔。周惠也恨極了鍾晴。將婉貞挪出城去，把鍾家打了個雪片。周大奶奶又尋死上吊的合他嫂子不依。鍾姥姥又要同他兒子拼命。倒是李家夫妻帶著招兒再三苦勸，這才各人走散。自此以後，周、鍾兩家斷絕往來，不通聞問。

周惠夫妻在接引庵住了幾日，給婉貞唸經超度。祝府的老太太暨桂夫人、石夫人都給他做一天經事。夢玉同海珠們每日出城哭奠。還有各家小姐並祝府的姑娘、嫂子們，俱給他廣做經事，一直鬧了半個來月。舉殯之日十分熱鬧，除了老太太同太太們不到，其餘姨娘、小姐、奶奶、姑娘都來送殯。鎮江合城之人，無不贊婉貞節烈可敬。周惠夫妻完結葬事，趕著到宅裡來磕頭，又到各處叩謝。這些太太、奶奶都因他生好女兒，從此俱另眼待他夫妻兩個。

夢玉自婉貞不在之後，悲傷成病，每每對空咄咄自語。海珠姐妹深為以憂，多方解勸，總覺舉念皆悲。這日正是十月中旬，月涼如水。夢玉請過晚安之後，老太太吩咐各去安歇，隨將海珠這些姐妹都邀到蔭玉堂去閒話。進了垂花門，剛走到寶書堂的台階上，秋瑞將夢玉拉著道：「你們看，那邊站的不是婉妹妹嗎？」眾人吃了一驚，一齊站著定睛細看，很像是婉貞站在那大炕旁沿兒。九如膽量最好，搶著走上前去，叫道：

「婉妹妹，你也捨不得咱們，回來瞧瞧嗎？」趕到面前並無影響。

眾人十分歎息，四圍看了一遍，寂無影響。走到上房安和堂來彼此坐下議論，都說

分明是他，忽然不見。夢玉道：「怎能夠接了他來，問問可有去不下的心事？」芳芸道：「除了神仙，別人也找他不著。」秋瑞笑道：「我雖不是神仙，若要找他來，也還容易。」夢玉笑道：「只怕未必有這樣手段。」汝湘同九如都說：「三姐姐從不說謊，想來有這本領，何不試演試演。」夢玉道：「好姐姐你真有法兒，將婉妹妹叫來說說話，咱們明日公分請你。」秋瑞笑道：「叫他來倒容易，要說話是不能，只好彼此見個面兒。」夢玉道：「就見個面兒也是好的。」秋瑞笑道：「這事可一而不可再。千記別叫老太太知道。」海珠們都說：「偶一為之，以後再不煩你就是了。」秋瑞應允，叫眾人都盡一邊坐著，對面放一張合幾，擺設幾樣花果，點上一對蠟，焚起一爐沉香。吩咐姑娘們站在門邊，不許放人進來。

用筆墨畫了兩道符，在燭上點著，夢在香爐裡面。走過來同眾人坐在一處，看著那爐裡的香煙結成一片，慢慢升起，就如一段白雲罩在香幾。那兩隻紅燭也不甚光亮。那片香煙冉冉散開，只見一人站在香幾旁邊，全身皆露。眾人定睛細看，真是婉貞，面貌如生，惟胸前爛然皆血。眾人瞧見無不傷心，掩面而泣。

夢玉那裡忍得住，高聲叫道：「婉妹妹你死的好慘！」一言未了，放聲大哭。那燭光忽然大亮，婉貞寂然不見。秋瑞忍著傷心將夢玉再三勸住。姑娘們趕著撤去香幾，收掉一切花果、香燭，又給大爺同眾位奶奶倒茶。

海珠姐妹正騙著夢玉說話，只見李祥的媳婦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「奶奶們都在這裡熱鬧，叫我到處好找。」秋瑞道：「老太太叫咱們嗎？」李家的道：「老太太同太太們正看著牌呢，是我來找大爺同奶奶們說話。」夢玉道：「找咱們說什麼？」李家的道：「今日凝秀堂在垂花門要了派收租各家人名單，內中有陸進告了假，給素蘭姑娘去料理下葬，單子上倒將他開上。

李祥因昨日不舒服，睡了半天，又沒有什麼大病，倒不開上。

我這會兒見李姨娘，央及他將李祥添上。他說門上開進來的單子，是不能添改一個的，有垂花門的圖書記號，比不得別的單子隨便寫過。只好等著有別的差使，再將李祥開上罷。大爺想，李祥遇著苦差使，再也少他不了，什麼事都乾，倒也不知賠過多少錢。略好點兒的差使，就不派他，真也太不公道。我這會兒來見大爺同奶奶們，看顧我夫妻兩個，等著明日太太派人的時候，說個情兒，將李祥派上，還求個大莊子才好。等他收了租子回來，帶點兒屯裡的東西孝敬孝敬。」夢玉笑道：「這很容易，不拘大小莊子，

總派他一處。我可以想著法兒去求老太太。若是要揀著方向那斷不能。屯裡的東西全然不要，只要他多帶些倭瓜子兒回來，請眾位奶奶罷。」李家的滿口應允，謝了又謝。惹的海珠們都覺好笑。夢玉道：「李嫂子，你到垂花門去傳話，叫茗煙進來，我有話說。」

李家的答應，出去到垂花門對徐大奶奶說：「大爺叫茗煙進去說話。」徐大奶奶道：「茗煙今日是那邊的班，你要到怡安堂的垂花門去傳話，他才知道呢。」李嫂子聽說，趕著走如是園到怡安堂的垂花門，對廖大奶奶說：「大爺在安和堂叫茗煙進去說話。」廖大奶奶趕著傳話出去。不一會，茗煙進來。

廖大奶奶給了他一盞垂花門的燈籠，叫他就走如是園過去。茗煙拿著燈籠走過景福堂，低著頭一直往如是園去。

此時，桂夫人尚在介壽堂未散，祝筠亦未進來。怡安堂卷棚下及兩邊廊下，都點著掛燈、壁燈，映在那涼月之下，寒光閃爍。來往的姑娘、嫂子們亦復不少。茗煙不敢站住，一直進了如是園。走不多路，見一個丫頭提著白紗小西瓜燈，照著一位姑娘，冉冉而來。茗煙低頭站在一邊，讓他過去。那燈籠剛到面前，只聽見燕語鶯聲的說道：「大爺等著說話，怎麼這會兒才來？」茗煙抬頭見是金鳳，穿著月色綢羔兒皮襖，外罩著青綢面兒灰鼠馬褂，有一尺二三寸的大袖口；下係著青綢棉裙；額上戴著一指寬的青緞包頭，上面沿著一圈兒板金，中間錠著黃豆大的一粒珠子；手中抱著一個氈包。茗煙問道：「姐姐從那裡來？」金鳳道：「才送衣服去給大爺，換了回來。我聽說等著你去說話呢，快些去罷。」說畢，揚長而去。

茗煙不敢怠慢，趕著過來，走進蔭玉堂到垂花門口。徐大奶奶瞧見，派了聽差的張嫂子領著走寶書堂一直進去。剛到安和堂甬道上，瞧見夢玉一人站在台階下望月。茗煙趕著上前給大爺請安。夢玉吩咐張家的回去。等著茗煙站在面前，夢玉低聲說道：「我聽見陸進告假給素蘭姑娘安葬，不知是幾時，你可知道？」茗煙道：「奴才聽見陸進說，這幾個月山向都不宜做墳。原要將素姑娘且厝在廟裡，因和尚要翻蓋屋子，又兼著那日接著太太起身信息說，總在月底准到，以後沒有一點空兒。

瞧曆書上十八日子還可以使得，就給他埋葬，完結了一樁心事。

那天正是周姑娘出殯，大爺們都不在家。陸進領著管墳的老盛來回過老爺，准他趕著就去料理。第二天老太太知道了，吩咐陶姨娘照常例外多賞十兩銀子給他唸經。昨日

是老太太們賞的經，今日是四堂姑娘們公分唸經，明日是陸進給他念一天經，後日下葬。」夢玉歎道：「怎麼我竟不知道，你去對陸進說，明日讓我給他唸經，我一早就去拈香。你再給我備一桌供，多買些樓庫銀錠，不拘多少錢，只要體面熱鬧，攏共攏兒我還你銀子。」茗煙連聲答道：「大爺放心，奴才明日一早去辦。」夢玉點頭道：「很好。這幾天金陵可有人來？賈太太們不知可安好？我很記念。」茗煙道：「周姑娘不在之後，奴才原要寫個稟帖去通個信兒，因那兩天跟著大爺天天出門，沒有一點空兒。直到前日才寄了一封稟帖去請安，帶著說說周姑娘的事。

只怕一半天寶二奶奶有書子給大爺同奶奶們呢。」夢玉歎道：

「賈太太同寶二奶奶聽見周姑娘的信兒，不知要怎麼樣一個傷心呢！」茗煙道：「月色甚寒，大爺請進去罷。」夢玉道：

「我換了衣服甚不覺冷。也罷，你且出去，明早辦妥，進來給我個信兒，我同你去拈香上飯。」茗煙答應，辭了出去。

夢玉轉過身來，看見海珠們一大群，都站在台階上卷棚下，忙問道：「你們幾時站在這裡的？」汝湘笑道：「自從大爺上供拈香的那時候，咱們就在這裡伺候到這會兒。」掌珠道：

「我知道大爺的東西是要避婦人的，想來說話也要避婦人，因此不敢驚動。」夢玉同海珠們不覺大笑，一齊走進屋來。海珠們因夢玉連日悲傷多病，姐妹們無分疆界，到處為家。差人送修雲回瓶花閣去，餘外都與夢玉作伴。

不言次日夢玉偷著空兒，到後門土地廟去給素蘭上供唸經，十八日又偷著到他墳上撫棺一哭，以了一宵恩愛。且說珍珠自到清涼觀與惜春相遇以來，已閱兩月。彼此情如手足，形影相隨，十分親熱。珍珠每日無事，不是演習畫戟，即是舞劍，倒比在榮府中與寶釵相對作針黹時，添了許多興致。這日同惜春在院子裡，看著小道姑兒打婦落葉。惜春道：「西風瑟瑟，甚覺冷氣侵人。」珍珠笑道：「地獄中安得有此和風？我想尤二姐同鳳姐姐已脫離苦海。只不知來旺的嫂子，自從橋邊一見之後，杳無蹤跡，可憐又不知作何境界，令人悵悵。」惜春笑道：

「我的』攜蝗大嚼圖』不及給劉姥姥一見，殊為恨事。」珍珠道：「恨事甚多。大

觀園那只仙鶴，未得攜來；璉二哥一去不回，不得一見佳婿；柳緒夫妻遠在萬里，音問難通；給林姑娘修墳人不知姓氏。這幾宗都是恨事。」惜春一面笑著用手指道：

「我那幾棵芭蕉，被霜萎折，黃敗可憐，也是恨事。」珍珠猛然想起一件心事，說道：「你不提起芭蕉，我意忘了孫夫人所賜之物。」對入畫道：「你去叫兩個老道婆帶著鐵鍬子來，我有用處。」入畫去了一會，同著老道婆們進來。珍珠叫他們傍著芭蕉開將下去。不到三尺來深，底下盡是方磚，又將方磚啟開，只見裡面皆是些弩弓，並無別物。珍珠叫老道將弩弓取出，下面依舊用磚砌好，將土掩上。惜春道：「你怎麼知道芭蕉下有這些東西？」珍珠道：「這是周郎赤壁之後，諸葛先生無所用之，埋於此間。日前蒙孫夫人指示，並傳授用法，說日後自有用處。今日想起取出，以領夫人之意。」惜春點頭道：「姐姐所見甚是。」

入畫笑道：「咱們院裡得了弩弓，就同方才那些釣魚的，在咱們觀門口橋下釣起一面破琵琶來，都是怪事。」珍珠忙問道：「那琵琶在那裡？去要來我瞧瞧。」入畫道：「我又沒有出去，聽見廚房裡老道說丟在堤上柳樹根下，誰去要他？」珍珠大喜，說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快些叫老道去取了來，我要瞧瞧。」入畫笑著飛跑出去。珍珠等了一會，不見進來，意欲出去找他。剛到院子門口，只見入畫笑嘻嘻走了進來。不知琵琶可曾取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